

discipline of political science, though I agree that other social sciences, as I think Professor Madsen also pointed out, such as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ave kept more traditional methodologies, as the scholars in those fields have developed greater interest in Asia 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I just wanted to relate one more personal story to illustrate some of the trends in American analysis of Asian studies. A few years ago I was in Washington DC to evaluate PhD student proposals for Fulbright Foundation research grants that are suppor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n the US government. But I found that many of the proposals that we decided to give money to had little to do with promoting American government policy. So, I think this indicates perhaps somewhat less of a link between research and government policy fund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My main suggestion for revision of the paper, if Professor Kagami decides to make changes in this particular paper, are that the last part of the essay should go into greater depth and give a more comprehensive road map for the cobehavioralist approach. Although I should say I found the chart that he used in his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today to be very useful, and I think that if he would like to include the chart in his paper that would make it very interesting for people who read the essay.

In the paper, Professor Kagami gives three main points to emphasize his new approach, and he also gives a detailed example from the case of pollution in China to illustrate the way the methodology would work in practice. However I believe it would be useful to include more

discussion of how current researchers can in a practical way change their methodologies and ways of thinking to accomplish more of this kind of work, and I think a few of the presenters today have mentioned the problem of food safety in China. I think that would also be a very interesting case to look at using Professor Kagami's methodology.

Finally, in the last paragraph, Professor Kagami cites a few more examples for a possible future cobehavioralist work,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Fukuchiyama railway disaster in Japan, and also nuclear power safety. And so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n these cases, and perhaps other cases in China would be of great value to help show scholars how they can use the new approach to both revise their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nd achieve useful and notable results with Professor Kagami's cobehavioralist method. Thank you.

●—司会 時間は順調どおり進んでおりまして、ここで10分間の休憩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 休 憩 〉

●—司会 それでは、後半のコメントを引き続き再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最初に、南開大学の周立群先生、お願いします。

●—周立群 大家下午好！我一共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问题研究与中国学这两个概念。中国问题研究是指对一个或几个重要问题多视角、多方法、多方位、多学科的研究，研究同一问题大家可以相互启发、相互比照，所作出的结论和价值不求一致，也很难得一致，因此，多异少同、求异存同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而中国学则属于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的学

科，它要求对特定的研究对象拥有共同的研究方法。构建中国学的难度就在于如何做到方法的一致性和多学科的交叉性。加加美教授《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层面作了非常有益的探索，从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中对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作了深刻的反思，我读了以后很受启发。在我看来，提倡共同态度性，是在人类认知领域中某种程度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提倡豁达的包容性和卓越的同化力可以说是就价值观而言的共识，它可以使双方或多方彼此感受，彼此包容，彼此体谅，这可以说是构建中国学的前提。共同态度性的提倡的愿望非常好，但要真正达成却有远远的路要走，它的实现必须借助于经济的交往、文化的传承、教育的助力、价值观的引导以及对有关历史遗留问题的真实面对与积极解决。共同态度性的实现需要在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内生地获得，自发的共识需要在今后的历史选择中通过他实现彼此之间良性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才能形成共同运动的有机整体。如果说这种共识孕育和获得的母体是文化，那么不论是亚洲的还是世界的，每个国家都不能说自己是全球世界性多元文化的主人，只能说是这个命运共同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分子。多元文化的主人的共同态度性培育，不仅需要对各自文化的科学反思，而且需要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客观审视。文明的危机必然要求文明的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本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判断、筛选及其走向的动态过程。加加美教授提出的共同态度性只有在时间上与现代化相对接，在空间上与全球化相关联，才能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勃勃生机。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共同态度性在时间与空间上应该保持充分的耐心，这是我谈的第一个问题。

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就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的发展而言，我

选择了十分乐观的态度。因为在最近十年来，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经济学跨越国界的研究越来越多，它可以说是人文社会科学中国际化程度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这一方面表现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致性，各国学者、各学术流派越来越多地运用共同的方法、共同的数据和分析工具探索共同关心的问题，并且逐步地形成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尽管所作出的价值判断仍然有不同。同时，经济的全球化和国家、民族间的经济交往使得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各国的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和流派可以在同一平台上就同一问题进行深度切磋交流。仅就最近十年来说，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研究就是经济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因为经济转型时期复杂纷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件需要作出理论的阐释，同时，转型过程又是一个发展道路和体制模式的选择过程，需要理论的支撑。由于由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个别地区的事件，而是国际性的、全方位的，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重要的事件。我个人看来，仅仅把这个转型视为一个体制的转换远远不够，它蕴含着很深刻的背景。体制转换的动因和趋向，实际上与经济的全球化是分不开的，因此这个转型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国际经济的转型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体制的转型过程，也就是经济的转型和制度的变迁是同步发生的。这两个转型实际上已经隐含着21世纪和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很多重要内容。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在转型的目标的路径方面，不同的国家所作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就要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资源条件、经济发展阶段以及文化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走同样的转型道路，因此各个国家转型的出发点、它的战略、它的成果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模式可以效仿，

而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优势恰恰在于它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下的差异性和适应性。转型国家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和路径上的多维性，以及面临的障碍的复杂性，为转型的经济理论的研究提供了相互比较、相互借鉴和总结概括的可能。经济学界所研究的转型问题，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试验场和相互交流的平台，用加美教授的话来讲，就是共同态度性，在我看来，或许会在这一领域获得更多的共识，在方法的一致性和多学科的交叉性方面可以找到更多的交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经济学领域来说，我对共同态度性以及它的延展持有更乐观的态度。

最后，我把这两个问题加以归纳，重复一下我的结论。也就是说，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学的这样一个独立学科的建立，我们需要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保持更多的耐心。就经济学而言，它可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会超前走一步，会在共同态度性的探索中做出更多的行动，为此，我抱有更乐观的态度。谢谢大家！

●—司会 続きまして、東京大学の並木頼寿先生をお願いします。

●—並木頼寿 今、ご紹介にあずかりました並木です。現代中国学の新しいパラダイムをめぐるシンポジウムに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私は歴史が専門です。中国研究における歴史的な過去の状況について、このシンポジウムをきっかけにして考えたことなどを述べ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と思います。

私は東洋史学という学科を卒業しています。ただ私は、中華人民共和国とだいたい同じぐらいの年齢の人間です。学生時代にはちょうど文化大革命というできごとがあって、大学もなかなかぎやかでした。そのようなこととも関連して、東洋史学のなかでも、中国の近代の歴史を自分の研究テーマに

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いずれにせよ、東洋史学という方法で中国の近代史の分野を勉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

現在、私は東京大学の総合文化研究科という大学院に所属していますが、ここは地域研究、または少し特殊な用語ですが、「地域文化研究」という言葉で研究分野を表しています。歴史学が正面に出ているわけでは必ずしもありません。出身は歴史学ですが、今、仕事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は地域研究ないしは地域文化研究という看板を掲げさせ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か、掲げ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同じく中国近代の事柄を研究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が、歴史学、すなわち東洋史学で考える場合と、地域研究で考える場合と、対象は中国の近代のさまざま事柄ですが、少し違いがあ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こうして近代の歴史について、過去の事柄に焦点を当てていろいろと考える際にも、歴史学で考える場合と、地域研究で考える場合とでは、少し違いがある、それがどのようなところにあ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させられています。

東洋史学という学問領域ができたのは、ちょうど100年ぐらい前でしょうか。それ以前には必ずしも存在しなかった、日本にはなかったといってもよい。100年前に、日本で東洋史学という学問領域がつけられたときには、当時の西洋における歴史学の方法を導入することが目指されたといわれています。西洋に東洋史学があり、それが日本に来たのではなく、西洋の歴史学が日本に来て、ある事情で東洋史学ができるというかたちになるのだらうと思います。

その新しい方法を導入して東洋史学が形成されるときには、伝統的な漢学、日本に以前からあった漢学のような学問の領域の影響力